

马年文创走俏的文化密码

季晓芬

春节期间,中国丝绸博物馆2026“骥骋”文创展览的展厅里总是暖意融融。一位父亲带着孩子欣赏唐代翼马纹锦,孩子的目光却被旁边“马踏飞燕”玩偶吸引——那歪头咧嘴的憨态,让她笑逐颜开。这一动一静之间,恰是马年文创热潮的生动写照。

这股热潮的源头,深植于中华文明的集体记忆。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从不只是牲畜或坐骑,更是精神图腾。《周易》以马喻天行健,儒家赋予其忠勇的品德,唐诗中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的快意……无不承载着人们对进取、通达的向往。丙午马年“双火相叠”,古人称“火马”,更添一份奋发向上的文化期许。这份跨越千年的情感积淀,为当代文创提供了创意土壤。

让传统“活”起来,关键在于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当下热门的文创设计,恰是深入传统又跳脱传统的“转译者”。山东美术馆展出的“马彪彪”,灵感源自齐白石写意马,寥寥几笔顽皮鬃毛,便让水墨神韵化作可亲的案头伙伴;甘肃省博物馆的“马踏飞燕”玩偶,将文物凌厉的动势转为憨萌造型,拉近了国宝与年轻人的距离。这种转化摆脱了简单复制,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新编码,打通现代人情感的新入口。

文创的生命力,更在于它从展柜走入生活的能力。当一枚“马上如意”书签夹入书页、一个“马到成功”摆件装点新年家居时,文创便超越单纯观赏价值,成为构建个人生活仪式感的一部分。这种可拥有、可使用、可分享的特性,以主动的情感连接和深蕴其中的文化认同,激活了创意灵感、点燃了文化消费,也深化了博物馆的文化惠民举措。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为例,我们通过机场、地铁站

等公共空间开设“微型展览”,让传统文化与公众日常不期而遇,从而提升文化的感染力、亲和力与生命力。

马年文创的走俏,还折射出当代人对“年文化”体悟的深化。在物质丰盈的今天,人们对春节的期待,越发趋向精神的满足与情感的寄托。马年文创以鲜明的吉祥寓意——无论是“一马当先”的奋进,还是“马到成功”的祈愿,都恰到好处地提供了承载美好祝愿的趣味载体。购买与赠送一件文创,已超越普通消费,成为参与年俗、传递祝福、安顿心灵的文化仪式,满足了现代人对归属感与精神锚点的渴求。

这份文脉的延绵,还向着更广阔的世界展开。那匹源自丝路文物、展翅飞翔的唐代翼马,天生是文明交流的使者。今天,借由“丝绸之路周”等国际文化交流平台,这匹标志性的骏马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。在2026年的系列国际化活动中,马年文创将扮演轻盈而有力的文化使者角色,用通行的设计语言讲述关于奋进与吉祥的人类共通情感,在文明互鉴舞台上传递和合共生的东方智慧。

马年文创的走俏,是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,一次连接殿堂与生活的实践。它因文化底蕴而深厚,因创新设计而鲜活,因融入日常而蓬勃,因承载年俗而温情,更因放眼世界而开阔。当我们在新春时节选择一件马年文创,我们所握住的,不仅是一件物品,更是一把解读传统密码、感知时代脉动的钥匙。那穿越时空、生生不息的马蹄声,已汇入新时代的滚滚春潮,正以龙马精神激荡文化自信的强音,奔向更为壮阔的征程。

(作者为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)

为年味注入新内涵

韩劲松

新春期间,伴随五展同启,中国美术馆迎来新一波的观展热潮。此番热闹景象,只是“博物馆里过大年”文化现象的一个生动侧影。

随着时代发展,春节被赋予超越节日本身的多重内涵,单纯的吃喝玩乐难以承载人们对“有意义之年”的全部想象。昔日以家族团聚、地域民俗为重心的传统过年方式,正在向着“过文化年”转变。在这场春节文化当代叙事中,博物馆、美术馆应时而动,精心策划跨年新春特展等,担起焕新年俗、赓续文脉的重要角色。颇具热度的新春特展,成为各地春节主题文化活动的一部分,以及城市活力与民生温度的综合体现。

丙午马年,骏业启兴。中国美术馆以此为契机,策划推出“奔腾启新”展览,借此向老艺术家致敬,寄托春节团拜之意。老艺术家是新中国美术的脊梁,他们以精益求精、臻于至善的治学求艺精神,引领新中国美术发展之路。“奔腾启新”展览汇聚百余位卓有成就老艺术家和当代名家的重要代表作品,既有靳尚谊、全山石、杨力舟、贾又福等先生的经典名作,也有中青年名家传承创新佳作,两者交相辉映勾勒出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轮廓。“似兰斯馨,如松之盛。川流不息,渊澄取映”,透过展览,观众不仅能够感受到艺术家的精神风骨,也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正大气象。

生肖文化是中国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马蹄叩响艺术和鸣

曾小凤

适逢马年,大理古城街头巷尾到处可见装饰着马元素的商铺,扎染的马布偶、土陶马以及手拓的马甲等,让人目不暇接。去凤阳邑茶马古道的那个午后,马帮的历史活了起来。马蹄踏在青石板上,发出的“喀嗒”声响与游客的说笑声交织在一起,形成一种奇妙的历史与现实的和鸣。

这一刻,我突然意识到,“鞍上美学”不只是艺术作品中形、线、光、色的审美呈现,更是马背与人心共同焐热的生命情感在历代画家笔下、工匠手中的鲜活流淌。西汉霍去病墓前的“马踏匈奴”石雕,战马肌肉线条的凿痕中积蓄的千钧之力,浸透着工匠颂扬将军战功之时对家国安宁的深切期盼。宋代李公麟《五马图》中,那五匹由国官牵着的骏马虽绘于纸上,却仿佛能从白描线条中听见它们从西域走来的马蹄声。这种寄寓着画家深情的凝望,以马之形叩响了生命意志的门扉,传递着时代脉搏、个人情志与生命力。

宋元以降,画马逐渐成为文人画家内心的一种诗意栖居,溪边饮水、柳荫系马、寒江立马……画家们不再执着于追求马的形神兼备,而是将其作为情感的载体与精神的寄托,在笔墨浓淡干湿间,赋予马超越具象形态的文化意涵。赵孟頫笔下的马,褪去了唐宋的富丽与激昂,多了几分文人雅士的温润与内敛。明代仇英《双骏图》,在兼工带写中透着一股浓厚的市井生活气息。清代八大山人笔下之马,更是简之又简,化为画家孤傲避世、追求逸气的人格象征。

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,深刻重塑了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核。徐悲鸿所绘的奔马,昂首嘶鸣于天地间,墨色淋漓,那是在民族危亡的沉痛呐喊中挥就的民族魂。抗战时期的关山月在敦煌石窟中重新发现了传统,那幅倾注着汉唐雄浑气象与现代民族精神的《鞭马图》,彰显战时“勒马沙

场”的英雄气概和“祖国永护”的坚定信念。还有赵望云、黄胄、尹瘦石、刘勃舒等写生画马,形成了贴近生活、关注现实的重要一脉。彼时,大洋彼岸寓居巴黎的常玉,以马喻己,将东方美学的空灵引入西方现代艺术的抽象语境。它们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中马的丰富叙事。

当下关于马的创作,早已超越传统鞍马画的审美范畴,进入更广阔的当代文化语境与多元媒介表达的艺术场域。众多表现马的艺术家,如刘巨德、苏新平、夏小万、徐累等,将马作为文化符号,融入对当代社会、人性以及科技发展的深度思考之中。“马非马”,马既可以是身份认同的载体,承载着对地域文化、游牧精神的现代性反思;也可以是社会现象的镜像,映射出消费时代的欲望、速度与生存境遇。通过马的形象,艺术家们不断展开传统题材的现代转型路径探索。

带着对马的艺术遐想,我踏上了去云南剑川的路,艺术与乡土的交融感愈发浓厚。自2013年起,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支教团便开始对口帮扶剑川县。十余年来,一批又一批美院师生以“奔马”般勇往直前、不懈奋进的精神,将艺术的种子播撒在当地方文化沃土中。写生路上,一场“数字游牧”茶马古道探访计划,使沉寂的古道在数字世界中重焕生机;“马”刻”展,马年贺年小版画于设计,将“欢乐春节”的祝福与活力播撒向世界……对马文化的研究不断丰富相关艺术探索。

此刻,在马蹄叩响大地的声音中,我听见了另一种深沉的回响,那是中国艺术的根脉绵延在时代浪潮中生生不息的精神脉动。

(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副研究员)



文韵启新

今年是“马年”,而初六恰好是“马日”。时间刻度的双重叙事,共同言说着关于人与自然、个体与集体、劳动与希望的文化记忆。

传统社会中,马日的主角从来不只是马。“把肥”,是人与土地的对话。“开市”,是人与社会的对话。马作为畜力,是这一切的中介。马日成为出发的日子——农事从此始,商旅从此始,一年生计从此始。

今天,我们已很少倚赖马的体力,却依然需要马的精神。本版特邀5位专家学者,与我们一起品读古今画作中的神骏和春耕,一睹马年文创风采,倾听非遗UP主拍摄短视频的心声,真切感受关于“何时启程”“如何启新”的古老智慧。

文脉早已在新的时代土壤中长出新的根系。就像这一日的马,从农耕的畜力变成文化的动力,虽然换了赛道,奔跑仍是本能。

丙午春早。愿我们发扬龙马精神,不负时代,不负年华。

——编者



►中国画《耕读图》(局部),作者为明代沈周。



▼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“一匹黑马”手机包。



▲中国画《华夏兴昌》,作者郭怡琮。



▲南庄架火。资料图片

◀版画《共同奔赴》,作者张雪霁。

南庄架火承载晋地美学

南翔

作为一名非遗短视频创作者,为了寻找记忆中的年味,我走进了山西晋中市南庄村,见到了那座十余米高的架火。它没有一片瓦,没有一根柱,却搭出了一座“殿宇楼阁”。

最初,南庄架火不过是榆次乡民们在新年来临之际,拿出各家吃饭的桌子,又随手捡来田间的高粱秆搭出简单支架,糊上彩纸做成的粗犷“庙宇”。色彩直接、营构天真,是人和上天最朴素的对话,也是南庄人过年最实在的念想。

真正让南庄架火脱胎换骨的,是历史上吕富、吕贵兄弟的匠心改造。他们将山西古建筑中严谨的等级秩序、生动的空间叙事与民间社火艺术的热烈形式等相融合,让架火的形制和色彩有了规范,变为承载着晋地审美记忆的非遗文化。

初见架火时,我便被它的独特外观所震

撼:十余米高,层级分明,呼应着山西古建的端庄大气。匠人们以桌子替代厚重梁柱,用绳索绑扎代替复杂榫卯,在看似不可能中,复现了晋派建筑神韵。架火整体造型对称均衡,上下呼应,每一层装饰都错落有致。它静静矗立在村中,与周边古建相映成趣,那份喜庆与热烈,成了春节最直观的风景。

如今我们所见的架火,配色极其讲究:墙体并非单一的青灰,而是以佛青为底,门框、立柱与关键框架,则是饱满鲜明的朱红,檐口、斗拱等处的彩绘,常以石绿等色彩模拟琉璃瓦的璀璨。这些高饱和度的色彩,重现了晋地古建五彩斑斓、金碧相映的绚烂风貌。架火的美学精髓,不仅在于建筑主体,更在于多种民间技艺与这套餐色彩体系的深度融合,其中最令人惊艳的便是“刺绣花炮”。走近细看,匠人们不用丝线,只用纸裁成细条,

古代中国以农立国,春种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,诸般稼穡,均与天时相关。宋代韩流《正月初六日》中的诗句“水活正添幽涧绿,草生纤嫩亦初匀”,抓住了水“活”“草”“生”的初春特征和开启一年农事的物候。旧俗中,正月初六,正是农人准备春耕的日子。

“春耕”也是中国古代绘画的重要主题,内涵丰富。细致梳理,其主要形成了三条主线。

鼓励农耕是历代帝王的基本国策,春耕主题绘画由此代代传续。南宋楼璩《耕织图》以诗配画,宣传农业知识、展示生产过程、推广耕作技术,是其中的代表。宋高宗将图“宣示后宫”,既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,也为后世所效仿。元代程棁,清代焦秉贞、陈枚等均有画作仿制。康熙也为焦秉贞的画作题序,为每图制诗“以吟咏其勤苦”。

不同于帝王治国理政的务实需求,文人画家笔下的春耕图,更多的是人文寄寓。农耕之艰、稼穡之艰、田园之梦,凝聚成悯农情怀、浪漫心境,涌现于画作中。元代王蒙《谷口春耕图》绘重峦叠嶂的山谷,林木掩映,溪涧长流,田地平坦,茅舍俨然,一派山色清明、生意盎然之景。画中多有人物活动,田间扶犁插秧的农人劳作,点明“春耕”主题;田埂上携杖而观的士人,可谓是画家自我写照。从画名可知,画意取于西汉郑子真隐居终南山谷口耕读之典。李白有诗云:“谷口郑子真,躬耕在岩石。高名动京师,天下皆籍籍。斯人竟不起,云卧所适。”王蒙所表明的,是归居山林、悠游田野、亲近耕者的隐逸志趣。明代沈周《耕读图》,则以耕读一体为主旨。画面正中的庭院建于深山中,一人独坐室内,是山水画中典型的书斋读书图式。院门外,一人荷锄朝着一片田地而行。那里远山一抹,流水潺潺,有农人正在耕地。沈周题诗“两角黄牛一卷书,树根开读晚耕余。凭君莫话功名事,手挽残篇赋子虚”,道出画作亦耕亦读的主旨。

对农家耕作生活的真实表现,也不乏佳作。“烟暖土膏民气动,一犁新雨破春耕”,如此活泼清新的春耕之景,自是画家们乐意创作的题材。宋代佚名画作《耕获图》,是现存较早表现耕作场景的画作。小小团扇上,描绘了从春耕到秋收的稻作生产过程。春耕绘于画面右侧,耕田、插秧、车水灌溉等,生动反映了宋代的农业生产和耕作技术。明代戴进《春耕图》中,高山巍峨,老树苍翠,桃花盛开,涧水奔涌,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画面主角是两位戴笠农人,一人正在田间叱牛扶犁,躬身而耕;一人坐于坡下树下俯身整理鞋子,农具置于身旁。一动一静,耕作场景张弛有度。右下木桥上,有童子提篮,驻足俯身,不知是湍急的水流还是嬉戏的小鱼,吸引了他的视线,颇具童趣。画面对春耕劳作的准确表现,来自画家对农家生活的细致观察;而世外桃源般的场景,则体现了对安宁生活的向往。

无论是帝王的治国之策,还是文人的自我寄寓,抑或是画家对农家耕作生活的描绘,都表明了春耕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位置,体现的是人们对勤劳耕作的集体认同、对幸福生活的真切向往、对国泰民安的虔诚期盼。

时移世易,农村面貌巨变,农民生活日新月异,农业技术日益现代化,但应时而作的自然时序未变,佳秀山川、传统美德、美好祈求一如既往。由古而今,“春耕”一直是乡村大地上生机勃勃的生产场景,是画家笔下新意迭出的艺术画卷,是人们心中温暖的家园根脉。

(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)

本版邮箱:msfk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徐红梅 吴艳丽
版式设计:蔡华伟

像织布一样,编出锦绣般的花纹,配色也参照晋绣和古建彩画,等火光一照,透着织物般的华美质感。再加上大幅的刻纸、剪纸点缀,白天看,架火就像一场小型艺术展览,色彩丰富斑斓、灵动好看。除此之外,所有的彩绘都色彩浓郁,带着晋中传统壁画的特色,让这座静态的架火,多了几分生动的故事感,仿佛在诉说晋地的过往。

真正的升华,是在“顶架”当天。几十号人喊着低沉的号子,用绳索和木杠,硬是把这十几米高的五彩楼阁一层层抬起来。那份齐心协力的劲头,本身就是一场动人的画面。架火最后的燃放,是这场美学盛宴的最高潮——点燃引信,火光流转,照亮了夜空,也映着每个人脸上的笑容。

传统不仅深藏在博物馆中,还在我们身边能触摸、能参与的生活表达中。就像架火,可以这么热闹,这么可亲,将建筑的智慧、绘画的色彩、匠人的巧思和过年的情感,统统融在一起,再用一场盛大的燃烧,把吉祥慷慨地送给每个抬头看天的人。

(作者为非遗短视频博主)